

心梦无痕〇著

大罗金仙

之宿命
缘命

后传 7

百万读者翘首以待的精彩新传奇
讲述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
带您进入一个崭新的奇幻仙侠梦境

星辰落 残情现 千年情劫方恨恩怨
逆时光 乾坤转 历经磨难重寻起源

大
道
傳
說
之宿命
后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七界传说后传.5 / 心梦无痕著.—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08.12

ISBN978-7-80680-675-3

I . 七… II . 心… III . 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03785 号

出版人:李丽玮
策划人:柳雁阳 韩景明
责任编辑:姚宏文
装帧设计:悦读时代·王涛
整合推广:幻界 STORY 悅读时代

七界传说后传

心梦无痕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咸宁市鄂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710 × 1000 毫米 1/16 开本 17 印张 300 千字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680-675-3

定价: 184.00 元(全 8 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人物介绍

绿莹:东海龙女,掌管水晶宫(二十年前名为定天宫),为正传中的人物,二十年来励精图治,将东海发扬壮大。

梵天:绿莹夫婿,二十年来一直协助绿莹治理东海,为正传人物。

金翅龙:上古百族异兽之一,刚一出世就死在赤炎手里。

黑玄豹:上古百族异兽之一。

三头蜂:上古百族异兽之一,死在赤金手里。

焰赤马:上古百族异兽之一,后归顺于赤炎,见证了博父一族走向衰败的整个过程。

破冰狼:上古百族异兽之一。

风吟鹤:上古百族异兽之一。

啸天犼:上古百族异兽之一。

摩耶:生于混沌,长于洪荒,存于天地,藏于玄光。乃蝠人族唯一仅存之硕果,有着万年寿命,位列玄藏九秘之一,有着神秘异能。

霸天兽:体型超过十丈,宛如一座小山,长着三头六臂,分别是人头、虎头、蛇头,六只手臂中有两只手臂、两只虎爪、两只触手。下身粗大而椭圆,行动迟缓,位列昔日五大强者之一,排名第五位。出自魔狱天林。

红毛狮狼:上古异兽,全身火红,额头上鬃毛竖立,长着一只肉瘤,泛着淡金色的光。

人头马:上古异兽,乃人马混合体,人头兽身,四足着地,眼神中闪烁着阴冷之色。

鱼羊兽:上古异兽,鱼头羊身,体型一般,周身闪烁着墨绿色的光芒。

蛟螭:上古双头怪兽,左边头颅是蛟,右边头颅是螭,身体如蛇盘曲而立,时不时发出尖锐的啸声。

暗魅鹰雕:上古异兽,粗看就是一只黑鹰,细看黑鹰的背上还长着一颗头颅,深藏在羽毛之内,一双暗红色的眼睛时隐时现。

三尾猿:外形似猿,三尾,性凶残,乃当年百族群种之一,拥有族类融合体的特征。

黑纹豹:外形其貌不扬,眼珠中含着九个深褐色的斑点,融合了九条生命,实力不凡。

鸟翼马:鸟头马身,背上有翅,昔日百族群种之一。

绿虎鹫:虎头鸟身,羽毛呈绿色,残酷阴狠。

玉鹿蛮牛:体型巨大,鹿头牛身,高约十三四丈,银白色的鹿角晶莹如玉,有吸纳天地灵气的功效,为上古异兽中的佼佼者,后死于江清雪手里。

鬼婴七眼怪:昔日五大强者之中排名第四位,体型超过十丈,长着三颗头颅,分别是鹰头,婴儿头,秃雕头,能发出婴儿的哭叫声,全身有十三处闪光点,第三颗头颅有三只眼,共计七只眼,故名鬼婴七眼怪。

双头翼鸟:上古异兽中的天空强者,有着两颗头颅,凶残而狡诈。

金翅血影:昔日五大强者第三位,仅次于太玄火龟与青影蛇神,拥有极其恐怖的实力。

黄祸(暂时未出):出自魔狱天林,乃玄藏九秘之一。

黑水之神:黑水一族的守护神,后将神力传承给了善慈。

幽幻羽仙:域外风神派的创始人,本是往生湖中的一只白天鹅,因融合了黑天鹅之力,从而超凡入圣,成为了不灭的传奇。可惜,他因为一时贪婪,欲对天麟不利,而从此走上衰亡之旅。

夜慕白:夜梦一族的公主,拥有夜梦一族的神物——黑暗神器,受宿命所限,因啸天的一次举动而步入轮回,拥有双重身份,属于玄藏九秘之一。

邪羽:离山邪羽,鸟兽合体,乃上古异兽之一。

异幻:出自黑狱森林,位列陆生异形六部第一位,擅长幻化之术,诡秘之极,后死于天麟之手。

三眼魔鹿:上古凶兽,位列冥煞凶神之列,排名第四位,第三只眼睛有致人昏迷的功效,死于陆云之手。

夜魔鬼眼:冥煞七大凶神之列,排名第五位。

裂山神兽:冥煞七大凶神之列,排名第二位。后随陆云返回人间。

九婴:冥煞七大凶神之列,排名第一位,乃一条九头蛇,有万年寿命,实力强悍惊人,拥有神木令。

黑云貂:体型瘦小如猫,头上长着一只白色独角,上开着一朵漆黑小花,背上长着一对短小的翅膀,拥有趋吉避凶的能力。

翼天翔:天翼族后人,一年前为天麟所救,一年后重回冰原,正好为天麟化解了一场危难。



目 录

第一章	黑水玄域	1
第二章	海域相会	10
第三章	勇者之心	16
第四章	玄藏九秘	29
第五章	神力传承	42
第六章	步步艰险	50
第七章	夜梦现世	61
第八章	夜梦公主	71
第九章	殊死搏击	82
第十章	冰天应劫	92
第十一章	友爱之心	106
第十二章	似是而非	117
第十三章	幻境之战	130
第十四章	逆境真情	137

第十五章	巧遇九婴	148
第十六章	杀敌夺令	157
第十七章	黑域令旗	164
第十八章	玄冥现身	171
第十九章	齐聚一体	178
第二十章	追溯根源	187
第二十一章	重返人间	194
第二十二章	风动天地	203
第二十三章	黑魔逞威	211
第二十四章	功亏一篑	219
第二十五章	重生之秘	227
第二十六章	赤水身亡	234
第二十七章	暗夜偷袭	242
第二十八章	劫数难逃	251
第二十九章	故人归来	261
第三十章	幻灭重生	268

第一章 黑水玄域

青山苍翠，绿树成林，起伏的山峦景色秀丽，给人一种生机盎然的感觉。天空，骄阳似火，万里无云，温和的春风吹拂着大地，卷起层层绿波，弥漫着花香之气。

善慈迎风而立，飘舞的衣衫呼呼作响，显得那样的飘逸。鄂西一旁静立，指着正前方那座高入云霄，烟雾缭绕的大山道：“那就是黑水一族世代栖息的黑水岭，如今已是一片死寂，被苍天所抛弃。”

善慈不语，注视着前方，心情复杂无比。

曾经，他一心想要搞清楚自己的身世，想要寻回一份久违的亲情。如今，当他搞清楚自己的身份，回到那出生之地时，他才猛然发现，原来这并非他所期望的事情。

鄂西不知善慈心情，见他沉默不语，轻声道：“从这里前往黑水岭需要一路步行，估计得黄昏时分才能达到昔日我们生活的黑水湖。”

善慈闻言收起心中的杂念，问道：“为何要步行？”

鄂西道：“黑水岭一向神秘，自古就有看不见的天然屏障，必须怀着虔诚之心步行而上，不然就会遭到惩戒。加之二十年前本族遭劫，无数族人在死前发出诅咒，导致这片土地被苍天抛弃，成为了一块诅咒之地。”

善慈有些感触，轻轻叹息了一声，随即飘然而落，淡然道：“走吧，趁着天色还早。”

鄂西紧随而下，看了看天空的太阳，轻轻道：“此刻正是辰时，如果一切顺利，下午酉时之初，我们就能回到故乡。”善慈不答，迈步出发。

鄂西上前几步在前带路，两人便在骄阳下朝着黑水岭进发。

茂密的丛林遍地野花，善慈在鄂西的带领下蜿蜒而上，开始了艰辛的旅程。

由于此山荒无路径，鄂西与善慈必须自行开辟道路，这就大大延缓了前行速度。

面对这种情况，善慈毫不在意，相比枯坐修炼，这等体力上的劳累可谓是不值一提。

鄂西身材高大，粗犷豪气，想到回家的感觉顿时精神百倍，丝毫也不感觉累。

一路前行，两人不多时就来到黑水岭脚下，眼前是一条小溪，流淌着黑色的液体。

善慈有些惊疑，询问道：“溪水为何漆黑？”

鄂西解释道：“溪水自黑水湖流出，沿着黑石崖一路而下，融合了诸多阴暗物体，从而变得漆黑。”



宿命之缘

善慈道：“除此之外，可还有别的特点？”

鄂西道：“漆黑的溪水不容万物，若是草木遇上会瞬间枯萎，若是动物遇上则中毒而死。”

善慈皱眉道：“没有水源，你们昔日如何生存？”

鄂西道：“黑水湖水原本的清澈透明，甘甜怡神，可一经流出就会变得漆黑，那是因为黑石崖中含着致命的物质。”

明白了个中奥妙，善慈道：“走吧，继续前进。”

鄂西咧嘴一笑，一边越溪前行，一边叮嘱道：“小心留意我的脚下，别沾着溪水。”

善慈淡然不语紧随而行，朝着溪对岸而去。

很快，鄂西就越过小溪，回头看着善慈。

而这时，遥远的天际突然传来一股奇异的信息，瞬间涌入善慈的大脑，致使他脸色惊变，身体猛然一颤，整个人失神朝溪水中落去。

鄂西见此脸色一惊，连忙右手一挥，发出一个强劲的吸力，一把将善慈的身体凌空拉到身侧。此时，善慈依旧处于失神状态，英俊的脸上神情悲痛，完全忘记了身外事。

鄂西意外而又焦虑，抓住善慈的手臂追问道：“善慈，你怎么了，你可不要吓我？”

不言不语，善慈宛如不觉，直到鄂西连问三次之后，善慈的眼珠才动了一下，脸上的忧虑之色更加深。

见善慈有所反应，鄂西稍稍安心，问道：“你怎么了，刚才为何突然失神？”

善慈看着鄂西，神情沧桑的道：“天麟出事了。”

鄂西一愣，愕然道：“天麟出事了？你怎么知道的？”

善慈一脸悲切，幽幽叹道：“就在刚才那一刻，我清楚感应到天麟传来的道别气息。”

鄂西愣了一下，安慰道：“不要胡思乱想，这里与冰原相隔数千里，我看你是思念成疾，一时心神恍惚而致。天麟在冰原人缘极好，绝不会发生意外的事情。”

善慈苦涩摇头，语气肯定的道：“我与天麟有心灵感应，他若有事我必然知晓，绝不会弄错。眼下，天麟的情况有些晦暗不明，他的气息瞬间消散，却又时隐时现，令我不明白他究竟遭遇了什么事情。”

鄂西劝慰道：“此刻我们相隔甚远，天麟即便有什么事情，冰原三派也会出面解决，你就不必太过担心。待这里的事情了结之后，我再陪你返回冰原，看望天麟。”

善慈满心忧虑，很想马上赶回，可想到已到了黑水岭，心中又颇为犹豫。

长长一叹，善慈抛开烦乱的心情，幽幽道：“走吧。”

鄂西看了看善慈，见他恢复了平静，当即二话不说，领着善慈继续朝黑水岭前行。

此后，二人未再发生什么事情，直到下午申时末，两人来到黑水岭山顶之际，一个诡秘的身影引起了善慈的注意。

当时，鄂西正指着前方数丈外一个漆黑的洞穴正想开口之际，善慈突然一把抓住他的手臂，示意他不要言语。

鄂西有些不解，但却警惕地觉察到了有情况，当下扭头四顾，最终目光停留在洞穴口处，大声喝道：“什么人，出来。”

善慈看着洞穴入口，发现这位于黑水岭山顶的洞穴很奇特，直径大约六尺，不时有黑雾溢出，内部漆黑无声，但经过探测发现，前行三丈后，顺势垂直而下，其深不知几许。

此刻，洞穴内有一道乌黑发亮的身影，比黑雾还黑，能吸纳一切光线，包括目光在内。

当善慈凝视着那道身影时，他会觉得眼睛很累，似乎有某种力量在消耗自己的视力，让他不敢过分凝视。

这种遭遇很是诡异，善慈心中有说不出的感触，似乎那黑影专门针对自己而来，可又带着几分猜不透的神秘。

见洞内毫无反应，鄂西有些生气，当即提高了声音，冷哼道：“再不出来，就休怪我无情了。”

善慈闻言微微皱眉，挥手拦下鄂西，一边缓步朝洞穴走去，一边轻声问道：“你既是冲着我而来，何不直接一点？”

似乎听到了善慈的话，洞中此时传出一个阴冷的声音。“你与我，注定在这里相遇。”

鄂西惊疑道：“你是谁？”

洞中黑影不语，似乎不屑回答鄂西的问题。

善慈停身洞外数尺，看着那漆黑难辨的身影，沉声道：“何为注定？”

黑影道：“逃脱的是宿命，逃不脱的是注定。”

善慈轻哼道：“这样说来，你会像影子一样一直缠着我了？”

黑影道：“是的。刚开始你或许会排斥，但以后你自会适应。”

善慈道：“我要是不同意呢？”

黑影道：“宿命在天，并不在你。”

善慈冷然道：“错了，只要我灭了你，这一切就不会成为宿命。”说话之间，善慈突然射出，如闪电般朝洞内扑去。

短短距离一闪而至，善慈的行动十分迅捷，但却功亏一篑，这让他颇为失意。

黑暗中，黑影悄然远去，只留下阴冷的笑声，传入善慈的耳里：“注定的宿命，不会因你的反抗而改变，你最好顺天而行，莫要徒劳费力。”

善慈不悦，反驳道：“我不喜欢的事情，苍天也休想强加我身。”

鄂西上前安慰道：“算了，用不着生气，我们还是留点心思考虑一下，这黑影到底是何来历。”

善慈微微颔首，沉吟道：“黑影的气息很诡异，似有似无属性阴暗但却并不邪恶，这是最让我觉得意外的事情。”

鄂西皱眉沉吟，迟疑道：“这一点确实很古怪，我也说不清。算了，反正依照黑影的话说，迟早还会相遇，我们犯不着为此事而大伤脑筋。走吧，先进入黑水湖。”闪身而入，鄂西冲到善慈前头，带着他朝洞内落去。

跟在鄂西身后，善慈留意着洞穴的动静，发现这个洞穴不仅很深，而且还很黑，几乎看不到任何光明。

一路急坠，善慈大约计算了一下距离，此时已下坠了五百丈，依旧没有到底。

下方，鄂西保持着下坠的速度，在又过了片刻后，才开口道：“小心减速，快到了。”

善慈应了一声，心里暗自计算，这洞穴竟然有近两千丈深。

收起杂念，善慈减速慢行，在鄂西的指引下，沿着弯曲的隧道顺势左转，很快就见前面出现了光明。

仔细留意，善慈发现这出口与入口处颇为相似，中间经过了两个转折，以至于光线难以深入，从而在下坠的过程中，感应不到丝毫的光明。



出了洞口，善慈被眼前的景色所惊，鄂西则一脸沉默，似乎在怀念昔日那难忘的一切。这里，曾是黑水一族世代生存之地，有着古老的文明。

如今，这里一片死寂，除了残破的家园，就只剩下无尽的仇恨。

想到这些，鄂西粗犷的脸上满是沉痛之情，扭头看着善慈，眼神中流露出切切的伤悲。善慈似无所觉，愣愣的看着眼前的景色，思绪陷入了沉寂。

这是一个奇妙之地，属于地下天然洞穴，占地十分之广，中央是一个碧波清澈的湖，占去了三分之二的面积。

四周，绿树成荫，花草如碧，浓浓的花香沁人心扉，夹杂着一些简陋的木屋，构成了一幅宁静而又祥和的画，给人一种世外桃源的感觉。

同时，这个地方光线亮丽，虽然见不到日光，但却昼夜分明，只是光线的来源有些神秘，善慈大致大量了一下，却不曾找到原因。

除此之外，在湖泊的中心还有一个小岛，上面有一座相对华丽的三层宫殿，保存得十分完整。在殿门之上，善慈看到了“黑水圣殿”四个大字，隐隐泛着乌黑的光泽。

鄂西留意着善慈的表情，见他眼珠微动，不由轻叹道：“圣殿乃黑水一族权力的象征，除了祭天、婚嫁、祈福之外，黑水族人一般不得靠近。并且，圣殿乃圣女的居住地，由圣女负责打扫圣殿，以示族人对圣殿的尊敬。”

善慈闻言一震，目不转睛地看着黑水圣殿，幽幽问道：“我娘当初就住在这里？”

鄂西脸色悲切，点头道：“你娘从十三岁入选圣女之后，便一直住在这里。直到十八岁举行嫁天仪式时，前后一共在此住了五个年头。”

善慈脸色忧虑，轻声问道：“我能进去看一看娘当年生活的环境吗？”

鄂西点头道：“可以，但在进入之前，你必须了解一些其他事情。”

善慈扭头看着鄂西，问道：“什么事情？”

鄂西看了周遭的一切，苦涩道：“有关这里的一切，从起源到毁灭。”

善慈闻言一笑，带着苦涩，自语道：“过去的事情，何必多提？”

鄂西道：“不管过去经历了多少事，这终究是你的宿命，你必须了解。”

善慈沧桑一笑，微微颌首道：“你说得对，属于我的宿命，我不应该逃避。”

鄂西缓步前行，一边走一边说道：“我先带你四周走走，然后告诉你这里曾经发生的事情。”善慈不语，缓缓跟在鄂西身后，一边看着此地的景色，一边用心聆听。

“黑水一族原名玄水冥族，起源于上古混沌末年，生活在有水源的地方，是一个古老而又神秘的种族，拥有掌控玄冥幽暗之力的特殊能力。在神魔大战时期，黑水一族被迫卷入黄帝与蚩尤之战，当时选择了协助蚩尤，结果损兵折将，无奈之下悄然隐遁，来到了这里。从此，黑水一族不问世事，与外界隔绝，在经历了数千年的修养生息后，族人日益增多，势力也越发强盛。然而就在这时，黑水族第七十一代圣女因嫁天仪式而私动凡心，触怒神明，最终导致黑水一族惨遭灭族之灾，数年间族人全部死绝。”满心沉痛，鄂西讲述起了昔日的事情。

善慈脸色阴沉，幽幽问道：“这样说来，娘成了全族的罪人？”

鄂西点头道：“是的，你娘因一己之私而葬送全族人的性命，成为了不可饶恕的罪人。”

善慈不解，问道：“娘当初明明知道会有这样的结果，她为何要做这千古罪人？”

鄂西闻言大笑，神情狂烈，满心不甘的道：“因为圣女的本身，就注定要孤苦一生。你娘

自小貌美，生性好动，不喜被人束缚，但却天意弄人被选为圣女，她心中其实很不甘心。”

善慈闻言，恍悟道：“如此说来，娘是不甘心宿命的安排，在遇上我爹时，毅然选择了逃走？”

鄂西道：“不管你娘有何种原因，她事先就知道结果，却还一意孤行，她就必须承担自己的过失，遭受众人的诅咒与唾弃，因为这是她犯下的罪孽。”

善慈听完无言以对，鄂西的话虽然激动了一些，但却何尝没有道理？

见善慈不语，鄂西继续道：“昔日，当我回到这里，眼前的景象让我几近成狂，一心想要找出原因。然而在我获悉了一切经历之后，我内心充满了仇恨与矛盾，只能将一切的过失都归罪于狼王，从此千里寻仇，不想却遇上了你。”

善慈有些伤悲，苦笑道：“遇上我，似乎也是宿命。”

鄂西身体一震，豁然转身看着善慈，语气严肃中带着几分严厉，沉声道：“你是玉溪的儿子，你注定属于这里，因为你要偿还你娘犯下的罪孽。”

善慈一脸苦涩，点头道：“我是娘的儿子，自当偿还娘所欠下的债。”

鄂西脸色伤悲，收起严厉的表情，叹息道：“善慈，我不想这样说你，但这是我的责任。站在这里，我除了是你的舅舅外，也是黑水一族唯一的族人。为了昔日灭族的仇恨，我必须带你回来，让万千死去的灵魂得以安息，因为他们是因你而死！”

善慈没有言语，他不想辩驳也无需辩驳，他来就是要面对一切。

虽然，善慈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此事，但他却早已下定了决心。

鄂西凝视着善慈，似乎看透了他的心意，拍拍他的肩膀，轻声道：“继续走吧，这里还有很多东西，你应该牢记在心。”

时间，慢慢过去，天光逐渐暗淡下去。

鄂西带着善慈绕着黑水湖走了一圈，最终又回到了原地。凝视着湖中的黑水圣殿，鄂西表情怪异，幽幽低吟道：“相传，圣殿之中供奉着黑水一族的守护神，他拥有神鬼莫测的能力，但却从无一人见过这尊神灵。在我的记忆里，祖祖辈辈世代口述，说这圣殿之中有一道石碑，记载了数千年前黑水一族那远古文明，其中就有关于守护神的描绘。然而黑水一族历时数千年岁月，先后选出七十一圣女，却无一人见过那传说中的石碑，更别提那尊守护神。”

善慈脸色平静，默默地看着黑水圣殿，心中思索着鄂西的话，不自觉中竟然陷入了沉思。

这一刻，善慈心有疑虑，那所谓的石碑，所谓的守护神，与自己有何关系，为何鄂西要提到这些？是随口说说，还是在暗示某些事情？

回过神，善慈看着鄂西，问道：“你带我回来，除了让我偿还娘所欠下的债之外，是否还有目的？”

鄂西眼神奇异，复杂的笑了笑，回答道：“玉溪是黑水一族最后一位圣女，她的身上传承了黑水一族的神力。作为她的儿子，你继承了这股力量，在赎罪的同时，也将担负起黑水一族应有的责任。”

善慈不解，问道：“什么责任？”

鄂西缓缓摇头，指着黑水圣殿道：“答案在那里，你自己去找寻。我的职责只是引导你，至于成败全都在你。”

善慈移开目光，看着湖心的黑水圣殿，突然问道：“这里环境不错，可食物从何而来？”

鄂西微微一愣，沉吟道：“这是黑水一族世代居住之地，但其活动范围却并非仅限于此。不



然，狼王又岂能有机会拐跑玉溪？”

善慈闻言没再多问，转身朝湖边走去。

鄂西看着他的背影，双唇微微颤动了几下，似乎想说点什么，可最终还是放弃。

来到湖边，善慈蹲下身体，用手掬起些许湖水，脸上泛起了几分异样的神情。

原来，就在善慈的右手沾到湖水的那一刻，一股奇异的感觉涌入心头，让他身体为之一震。

那种经历很是神秘，善慈从来不曾遇上，思绪顿时陷入了沉思。

缓步走近，鄂西看着清澈的湖水，轻叹道：“这里曾养育了无数族人，如今却一片死寂。”

善慈闻言惊醒，起身问道：“族人可否入湖沐浴？”

鄂西道：“这是生命之源，任何人不许下湖，违者将处以极刑。”

善慈觉得诧异，但却未再多问，当即御气腾身，朝着湖心飞去。

鄂西稍稍迟疑，随即紧随其后，两人一前一后，不一会就到了湖心。

飘落岛上，善慈凝视着眼前的圣殿，心中充满了好奇。

这个圣殿占据了小岛四分之三的面积，高三层十余丈，算不上气派，但却处处雕刻着古老的图案，流露出一种神秘。

圣殿有一道正门，两道偏门。正门高两丈有余，宽一丈二，门框由黑色石头雕琢而成，上面刻有一些罕见的水族生物，古朴而雅致。

透过正门，善慈把目光移到殿内，在一番打量后发现，黑水圣殿有一个明显特点，所有物件皆是黑色，给人一种阴森的感觉。

由于光线不明，善慈无法看清殿内的具体情况，只得发出探测波，想具体了解一下殿内的情形。然而善慈的探测波一入殿内便石沉大海，瞬间失去了联系。善慈有些惊异，连忙转换了探测波的频率与属性，可不管他如何费劲，最终都徒劳无益。

鄂西一旁静立，将一切看在眼里，轻声道：“圣殿威严，不容质疑。任何怀着质疑之心想要探测的人，都无法得到想要的东西。”

善慈将信将疑，问道：“如果怀着虔诚之心，是否就能探测到里面的动静？”

鄂西迟疑道：“无人试过，我也无法回答你。”

善慈道：“以我推断，这圣殿别有玄机，任何人都难以从外面探测到里面的动静。”

鄂西淡漠道：“或许如此，但你没必要在意，大可直接进去。”

善慈嘴角微扬，露出一丝复杂的笑意，迈步朝殿内走去。

鄂西落后一些，目光凝视着善慈的背影，隐隐流露出一丝复杂之情。

这一刻，鄂西的神态有些奇异，难道他对善慈隐瞒了什么事情？

一步跨出，身体入内。善慈在进入黑水圣殿的一瞬间，身体明显出现了一道微弱的金光，似乎在排斥某种看不见的东西靠近。

对此，善慈暗自留意，表面上十分平静，目光巡视着四周，仔细地查看殿内的情形。

透过肉眼观测，善慈对殿内的情况有了一个大致了解，可心中的疑问却更深了。

就善慈所见，这大殿之内空荡寂静，除了一些生活用品与祭天、礼仪的物件之外，就只有两个图案颇为别致的。

除此之外，善慈并未发现任何异样的东西，也搞不懂这圣殿有何玄机。

鄂西沉默不语，静静地观察着善慈，似乎在等待着什么，显得有些莫测高深。

善慈在大殿内走了一阵，随后又发现了楼梯与一些其他物品，最后回到大殿正中央，停在那里不言不语。

鄂西远远而立，相距数丈距离，目光一动不动的看着善慈，不知在想什么事情。

很快，天色暗淡了下去。圣殿之中一片黑暗，一丝隐隐的流光逐渐清晰。

仔细看，那股流光来自善慈的脚底，时隐时现充满神秘。

善慈移身后退数尺，目光凝视着地面，那里一个古老而神秘的图案，正闪烁着光辉。

抬头，善慈看着头顶，在圣殿顶端也有一个图案，正对着地面的图案，二者略有差异。

就善慈观察所得，地面的图案呈圆形，看似盘龙实则是一条通体黝黑的三爪鳞蛇。此蛇似龙非龙，首尾衔接，有一对短小的肉翅。

圣殿之顶那图案也是圆形，描绘的是一条暗红色的龙状怪兽，正在吞吐一颗赤红珠子的情形。怪兽似蛇非蛇，头上有角，额下有须，两只前爪左边四趾，右边三趾，皆是黑白相间之色，看上去十分诡异。

当地面的图案泛起光辉，圣殿之顶的图案也相应出现了反应，二者光芒一上一下迅速交汇，很快就在大殿之中形成一个旋转的光茧，散发出璀璨而夺目的光辉。

看到这一幕，善慈又惊又喜，扭头看了鄂西一眼，发现他 also 是一脸惊愕，似乎从不曾见过这等事情。

收回目光，善慈留意着眼前的每一个细节，很快就发现殿内的光线越来越亮，不一会就达到了刺目难睁的境地。

此时，善慈被迫闭上眼睛，展开灵识，以道家探测之术，仔细分析眼前的一切。

通过探测，善慈惊讶地发现，上下两个图案正在交流融合，源源不断的发出能量，在半空中凝聚成一个全新而神秘的物体。

试着对其进行探测，善慈发现探测波难以靠近，只要接触那个区域，探测波就会被吞噬。

了解了这一情况，善慈放弃了探测，选择默默地等。

大约过了一会，刺目的光芒逐渐退去，柔和的光线照亮大殿，露出了一块高约丈二，宽约八尺，厚两寸的黑玉石碑。

睁开眼睛，善慈看着那神秘石碑，发现边沿部分有着精美的花纹，其图案正是大殿之中，那上下两个图案的融合体。

石碑通体墨黑，中间部分掌平如镜，没有任何字迹。

善慈有些诧异，扭头看着鄂西，发现他也是满脸疑惑，显然这黑玉石碑与传说中颇为不同。

缓步靠近，善慈绕着石碑打量起来，在观看了许久后，突然问道：“这种情况，以前可有发生？”鄂西脸色阴沉，摇头道：“没有，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

善慈微微皱眉，回到石碑正面，一边观察石碑的情况，一边道：“如果这就是传说中那块记载黑水一族远古文明的石碑，它此时出现，将会预示着什么事情？”

鄂西迟疑道：“我想，这应该与你有密切关系。”

善慈闻言表情奇异，轻轻伸出右手去抚摸石碑。

这一举动，原本属于无意识的行为，可谁想意外却在此刻发生。

原来，当善慈的右手触碰到石碑之际，一股无可抗拒的力量瞬间将善慈的右手牢牢的吸附在石碑之上，并疯狂的吸纳善慈体内的某种灵力。



遭遇意外突变，善慈也无可避免的出现了慌乱情绪，身体极力挣扎，但却始终无法摆脱那股吸力。

鄂西见状惊怒无比，迅速来到善慈身边，伸手抓住他的手臂，试图将他拉开，可结果却是被一股莫名其妙的力量给弹了出去。

这一情形触动了善慈，让他迅速冷静下来，开始分析眼前的遭遇。

通过分析，善慈发现石碑的吸附力很强，可吸走自己体内的灵力却颇为怪异，因为那股力量不被善慈所控制，事先善慈也毫无所觉。

换言之，若非遇上此事，善慈还不知道，自己的体内还存在着一股神秘之力。

掌握了这些，善慈开始观察体内力量的分布状况，打算找出那股神秘之力的来源，以确定它的性质。

然而就在此时，善慈身体突然一震，黑玉石碑光芒一闪，一举弹开了善慈。

摇晃着后退数尺，善慈看着面前的石碑，发现掌平如镜的石碑上，竟然出现了一行闪亮的字迹。

此刻，鄂西也起身走到了善慈的附近，两人交换了一个惊讶的眼神，随即目光齐聚石碑之上，打量着那行字迹。

“黑冥一族，万年传承，宿世诅咒，齐聚一身。”

鄂西有些不解，质问道：“这是什么意思？”

善慈脸色怪异，幽幽叹道：“宿世诅咒，齐聚一身，指的是我。”

鄂西道：“就算如此，也应该还有下文啊。”

善慈皱眉道：“莫急，下文自会现身。”语毕，黑玉石碑上字迹转淡，被另一行字迹所代替。“族灭之日，神现之时，魂魄归宗，一元复始。”

看着这行字迹，鄂西脸上流露出沧桑之情，幽幽低吟道：“族灭之日，神现之时。我岂非成了最大的阻力？”

善慈似乎明白他话中的含义，安慰道：“不要胡思乱想，这只是一个预言，不一定就会发生。”

鄂西苦笑一笑，摇头叹道：“不用安慰我，我早已看淡生死。眼下，天色已暗，你可……咦？字迹不见了。”语毕，黑玉石碑恢复了原状，并于片刻之后自然碎裂，化为了黑色的石粉。如此，圣殿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

善慈面无表情，淡然道：“我想去看一看当年娘住的屋子。”

鄂西点头回应，带着善慈直上二楼，经过了三间屋子，停在了第四间的门外。

善慈走近房门，轻轻推开走了进去，里面装扮得古朴典雅，给人一种寂静清幽的感觉。

看着屋内的一切，善慈时不时伸手抚摸着屋内的东西，在转了一圈后，来到里间的闺房之中，坐在了柔软的床上。

沉默了片刻，善慈问道：“娘每天在这都做些什么事情？”

鄂西道：“圣殿有专人打扫卫生，圣女的职责就是祈福，侍奉神明。”

善慈一脸苦涩，幽幽道：“五年如一日？”

鄂西道：“是的，五年如一日，这是她的宿命。”

善慈抚摸着床上的棉絮，问道：“如果换了是你，你能忍受这种日子？”

鄂西道：“荣耀的背后必然有着不为人知的辛酸事情。你还年轻，以后就会明白，很多事情都由不得我们自己。今晚，你就在这里休息。”

善慈问道：“你呢？”

鄂西沧桑笑道：“我的家也在这里，有属于我自己的屋子。”话落转身，鄂西缓步离去。漆黑里，清晰得多的脚步声逐渐远去，不一会就消失。

躺在床上，善慈心情复杂无比，这个陌生的故土让他心生不安，老是觉得会发生点什么事情。躺了一会，善慈无法入睡，当即起身下楼来到圣殿之中，默默的站在那里。

夜，寂静清冷，寒风习习。大殿中的善慈心情不定，在沉默了许久后，最终走出了殿门。

站在湖边，善慈看着如镜的湖水，心绪逐渐平静，眼前映现一个熟悉的身影。

默默凝视，善慈陷入了回忆，英俊的脸上泛起了笑容，显得是那样的开心。

突然，熟悉的身影一下子远去，善慈焦虑不安，脱口道：“舞蝶……”

一声呼唤，惊醒了善慈。他看看四周的景象，口中发出了幽幽叹息。

转身，善慈离去。可就在此刻，圣殿门口一个黑影进入了善慈的视线，惊得他猛然止步，一动不动的凝视着黑影。

仔细看，那黑影十分诡异，像是一团变幻不定的黑云，时而如龙翻腾，时而讳莫如深，令人猜不透它的来历。

起初，善慈以为这黑影就是之前在入口处的黑影。可经过观测分析，善慈否定了这个想法，打算进一步探测。

然而就在此时，黑影似乎看透了善慈的心思，一闪出现在圣殿屋顶，停留了一瞬后，化为一束黑色的光芒，一下子从圣殿后方射入了湖心。

善慈紧随而至，以一步之差没能抓住黑影，停身在湖面之上，心中考虑着该不该进入湖心。

先前，鄂西曾有过提醒，黑水一族禁止进入湖内，不然必受极刑。

想到黑水一族的毁灭，善慈颇有愧疚之心，不想刻意违背这里的规定。

可想到那神秘黑影，善慈又不禁犯难，自己该如何选择呢？

时间，稍纵即逝，关键无比。

善慈在认真考虑之后，最终选择了入湖追踪，一探究竟。

眨眼，善慈的身影消失在湖泊里，四周恢复了平静。

风，轻轻吹起，带来凉意。

在善慈进入湖心的同时，圣殿顶端人影一晃，出现了鄂西的身影。对于善慈的举动，鄂西看在眼里，却没有阻止。他只是默默的凝视着水面，脸上神情古怪，眼中神色奇异，似乎知道些什么，却又无法言明。

或许，在鄂西而言，他的身份过于奇特。既是黑水一族仅剩的成员，要顾及到黑水一族的利益；又是善慈的舅舅，要顾念那份亲情。

处在这种境地，鄂西矛盾无比，他不知道该如何选择，唯有听天由命，让上苍来决定这一切。这样的做法是否正确，鄂西不得而知，他只是希望苍天有眼，能两全其美。

然而苍天不老，人言无情，它能否满足鄂西的心愿，给出一个两全其美的结局？

或许，人总是喜欢在无助的时候祈求神明……